

《Blind Cinema》計畫總體歷程

鬼丘鬼鏟為期三年的創作計畫《不知邊際.不知所謂事件》，將運用現場催眠、空間設計、影像、聲波與光線，調度觀眾的意識，在漫長而寧靜的出神狀態，等待化作寓言的暴力，自我們的上方走過。墨西哥的女性殺害(femicide)事件、紐約黑人青少年監禁、香港抗爭、現代化浪潮底下的鬥爭、無數城市流竄的國家組織暴力與個人標誌型傷害事件，被分解為細小的單位，暴力的資訊流，如同滿佈電流的黑色毯子，漂浮在我們的上方，讓我們進入沈睡。

《不知邊際.不知所謂事件》將以擴延電影(extended cinema)方式建構一可包含表演者、觀者、影像與建築概念的哲學對話；透過影像與空間概念形構在當代廣泛的暴力奇觀之下所凝聚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我們思考如此的集體意識是否擁有邊際，有所形貌？集體意識是否如行進中的泰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隨時再生、解構，並且可置換？而如此暴力飽和的集體意識是否可搬運遷徙？透過催眠引導，是否有置換集體意識之可能？

創作歷程

在近幾年的創作過程中，李奧森期望能藉由片段歷史經驗作為人類集體經驗之索引(index)，而其面向特別著重於個人或群體在政治作用力下的脆危狀態。不管是拍攝之影像、口白、文字、演講種種藝術家與其合作對象產製出的成果，都成為可以互相解釋、指徵、連動調度的隱喻。透過《Blind Cinema》研究計畫，藝術家將部分階段成果、思索發表於《圖書室錄音¹》、《鳥的團塊飛行²》，並期望發展出更具有美學獨特性的集體身體調度方式、展演手段與辯證手段。

在此計畫中，導演李奧森與藝術家馬可斯反覆討論，如何在帶有和緩質地的催眠語術結構中，輕巧轉換、挪移聽者之身份。讓他們／她們從觀看影片的角色，轉換成意識到自己為電影之一部分。此催眠設計為建立擴延電影環境之集體心理設計，目的不為進行催眠，而是透過催眠話語，建構觀者對集體意識之想像。催眠敘事將引導觀者重新思考暴力如何

¹ 2020年台北藝術節共想吧單元，此單元主要作為階段性作品發表的平台，並與觀者討論、彙整意見，並思考未來可能發展路徑。

² 2020年台灣美術雙年展之鬼丘鬼鏟作品，為表演式演講(lecture performance)。由李奧森為演講者，從神宮遷徙、神明不可思議的移動，慢慢拓展至鳥的集體飛行、集體決策、民主與獨裁機制、集體命運，最終並透過影片《Buenos dias mujeres》與《Murmuration》的播放，配合講稿論及納粹屠殺智能不足兒童、香港理大逃亡與墨西哥女性殺害等事件。

體現(embody)與轉化於真實世界？暴力作為全球集體意識之一部分，將如何在此龐大集體中移動？如果暴力必然，我們如何與暴力一起集體遷徙？我們將如何搬運這集體之腦？

在《圖書室錄音》計畫中，我們得以將聲音部分進行實驗。在影像播映中，觀眾另會斷續地聽到中、英文催眠指引，而音樂家羅皓博所設計的聲音，亦有鋪展Binaural Beats³的音檔，讓觀眾達到更為放鬆的狀態，而確實有觀眾表示相當昏沈，當然我們無法證明是音樂設計確有功用，還是該觀者對作品感到乏味。此外，藝術家也藉由聲學工作坊，向資深表演者鄭尹真請益，更了解聲音與投射意念之轉換、調度、部署，以及發聲者與聽者之間，可能建構出的變動關係。



攝影／台北藝術節

在當代批判地理學博士、此計畫研究顧問陳虹穎協助下，藝術家亦開始透過韓炳哲、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研究暴力批判著作。此外，關於警察系統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Police）、犯罪學、南美洲女性殺害、種族議題、另翼犯罪者自述（alternative criminal narrative）相關研究著作，亦是建構文本與行動草稿語彙之社會學參照。另外受到台灣美術雙年展姚瑞中之影響，藝術家亦從自然科學研究文獻，針對

³ Binaural Beats可說是一種「音樂」或聲音，其宣稱可以藉由聲音的頻率改變人的腦波進而達到某種精神狀態；其原理是於左右耳播放頻率有落差的聲音，兩個頻率的落差就能改變腦波的頻率。比如說左耳聽320 Hz(赫茲)的聲音，右耳聽324 Hz的聲音，腦波的頻率就會變成相差的4 Hz。4Hz在人腦是Theta波，也就是在沈睡或是冥想時的狀態，所以有研究者認為不需要花長時間練習冥想也可以藉由Binaural Beats達到冥想的效果。

鳥的團塊飛行，找出可能的跨物種集體行為參照。在此之際，動物與昆蟲間的集體決策機制、投票行為、迴避大規模滅絕等不利因素的民主機制，成為他物種的政治參照。

影像拍攝

在研究進行至階段性段落時，開始籌備影像拍攝。李奧森透過製作人張芮慈的協助組織了台北團隊，參照鳥類研究報告，以鳥、飛行、扭曲或集體催眠狀態等作為身體指引，開始與表演者進行排練與發想，此部分由於有眾多困難舞蹈動作，因此受益於舞者吳和儒、Albert Garcia、吳立翔的發想頗多，也讓導演對舞蹈影片有更多學習、思索；而在影像技術與構圖上，則受益於攝影師陳冠宇、美術廖音喬的專業建議。影片除了抽象肢體表演以外，另有粵語口白（附於文末），指涉多重歷史事件。影片預計除於台灣美術雙年展《鳥的團塊飛行》展演式演講時使用外，也期望能進行多種剪接與運用，以及持續辯證。



攝影／陳冠宇

影像製作／

導演 李奧森

製片 張芮慈

攝影 陳冠宇

美術 廖音喬

表演 吳和儒 曾淳嘉 曾淳郁 吳立翔 葛緯詩 亞博特. 賈西亞 (Albert Garcia)

音樂 羅皓博

服裝 田家璋

攝影助理 楊哲奇

場記 董宥彤

製片助理 邱于珊

美術助理 朱亭貞

配音 亞博特. 賈西亞

部分贊助 雪梨現場藝術節 (Liveworks Festival)

總結

此計畫有幸於多位藝術家、表演者與顧問之加入，在媒材以及表現層次上，多有超越於鬼丘鬼鏟以往之脈絡，而鬼丘鬼鏟原先持續發展的現場藝術，也透過行動草稿與影像、文本、演講的結合，有著相當的推進。在作品推展上，受益於多位策展人的無私建議，包括台北藝術節策展人鄧富權、澳洲現場藝術節策展人傑夫. 可汗 (Jeff Khan)、台灣美術雙年展策展人姚瑞中，以及獨立策展人林怡華等；當然，在階段性發表中，許多觀眾、專業視覺藝術評論策展人、藝術家，也與團隊進行豐富交流。此計畫《Blind Cinema》研究案為多件作品的發想與推進，帶來相當多層次的幫助，亦讓創作者在疫情嚴峻的二〇二〇年，仍能創作不懈，並往下一階段的實驗邁進。

另外，在此計畫案中，李奧森穿梭於不同性質的團隊，好比更趨近於表演藝術、聲響藝術的《圖書室錄音》、趨近於實驗電影的《N》、《Buenos dias mujeres》或視覺藝術的《鳥的團塊飛行》，也讓創作者對不同製作向度的團隊調度、專業合作等，有了更成熟（一點）的實際工作經驗。未來，期望在設計、製作擴延性電影的《不知邊際. 不知所謂事件》的作品時，能有跨越域度更為豐富、成熟之美學展現。

附錄：

創作筆記

文本／李奧森

睡眠草稿

肥胖的男子躺在銀色轎車頂部棉被上睡覺；紅色的毯子、棉被，許多紙盒飲料。車子停在不知名開闊場景。可能有樹、或沒有，可能有海、或沒有。可能有通往不知名處的車道。下午。原本居住於像是魔窟一般，堆滿雜物毫無可能移動的陰鬱住宅的男子，遺留下約四、五十瓶紙盒包裝飲料，被遷徙到了我們佈置的場景。他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內。

我們在尋找另一個可靠的對象。不管是脂肪量、身高、骨架，都適合畫面的構想，沒有太多肌肉。開闊的海面，邊緣有著細長的步道。他背對著鏡頭，穿著運動褲、不顯眼的上衣，雙手交於背後，手掌張開，在腰際處比著暗號。我們曾經在另一張照片看過類似暗號。

網路上一系列關於青少年監禁的照片，配有錄音，我寫了信件聯繫，無回音。社區裡有少數幾個人為初出監禁的少年提供服務；其中一種，稱作模擬面試，參與者做擬面試職員，運作真實世界如何評判單人飛行。如同盲人陪跑者，以短繩為引，收光為奔跑步距。少年監禁者背對視線，灰白上衣，灰黑長褲，雙手銜起，掌中比著暗號。

我和離開的男子談天，一起觀看在旅館拍攝的影片。兩黑人青年在法拉盛的約翰旅館碰面。他們按照草稿，清光床鋪上的玉米麵包、豆子罐頭與礦泉水。一青年在廁所擦拭身體，露出全身肌肉，另一人在窗前往外眺望。約翰旅館正在整修，我以拍攝照片為理由，租借兩晚，並與旅館經理確認電水器、時鐘與學校廣播器。原本期望透過廣播器播放七〇年代製作的閃電與雷雨的自然錄音帶，但因為心裡出現害羞的感覺，因此放棄。兩人在房內摔角，摔角一陣，自動結束，依照筆記進行下一段落。螢光筆記本一人一本，兩人戴著我和愛倫的卡西歐計算機手錶。黑色的。男子戴著傷病患專用的軟性頭盔。我曾經在一大禮堂觀看上百名重殘兒童享用牛排的宴會，口水、鐵盤與灰色牛排。現場並不吵鬧，因為能夠清楚說話的不多，沒有見到交談。以陣列式排放的會議桌約二十排，也許三十排，人群中只有一名成員帶著軟性頭盔。頭盔的漆料擦駁，但仍然帶有某種粉灰色，以及紅色線條。他皮膚發白，透出淤青般的色澤。眼神不在人間。

離開的男子分析鏡頭。兩人互搏，可以單手相握，以監視機器為軸心，另一手搏鬥。男子在病社負責操作疾病資料相關登錄、螢幕監控、書寫報告、移送、急救。急救務先按斷肋骨，進而接近心臟；儀器簡單，記錄操作者的點數繁複，救活救死，可斷裂或延遲離開

的時日。自監控螢幕長時間往返觀望，單人監禁者時常延展出表演系統，或說在他人觀看下別有意義的動作。男子提起腫脹、變形、失去智能與功能的身體，但唯有噬殺尊親父母者的眼神，難以遺忘。此人在男子的故事出現三次，第一次是報到，第二次是徹夜恍神，望向他方，第三次出現在地板，於夜晚默默以數百條橡皮筋套頸而亡。

我們在中正區咖啡廳試鏡，原本預定的睡眠座位已經改裝，窗簾拆除。幾內亞男子開車前來，我們在短巷裡，他對著天空唱了一段家鄉流行歌曲，向天空比試暗號。全身濕透的男子倒在地上，沿路沒有水漬，另一人在數步之遙處觀看，放船斜坡道沒入水面。一張照片應有的物質移動至另一照片，沒有進入水面的人全身濕透，原遺留物件在下一畫面被使用，眨眼的瞬間進入另一個區域。我在一堂剪接課學會了如此邏輯，在眨眼的瞬間穿越他人，出現在夢的中間點。

我們在保齡球館試鏡，旋轉樓梯、塑膠座椅、柱子上黏著大片錫箔紙、每週球隊得分看板。得從另一櫃檯付錢，取得收據，走到飲料玻璃櫃前換取冰食。我們決定一人站在浮萍池塘內、手持裁切為更小尺寸的護照。兩人赤裸上身，下身著黑色長泳褲濕透，上半身乾燥，一男子腹上有馬克筆標示的擊打點記號，另一人手上拿筆。一女子伏在汽車後座，背上載運烏龜。車子靜止，兩者，可往他處。

秘密室

觀眾進入箱型的表演，表演成為此空間的懸浮物體；深澀的廠房、美術館會談室、圖書室、演講廳。空間，手段的隱喻，組織的透明深邃，像是無可破解的心臟。有些表演，表演者同時為參訪者，參訪事件，並被錄影；而我，坐在法拉盛吃點心，豆漿、湯包，目睹參訪者離去；另一個我，坐在半完成改造的獨立藝術機構的房內，等待墨西哥攝影師完成鑑定。男子，蹲在房間上方懸掛在空中的閣樓窺伺；男子，全裸著啜飲飲料離去；男子，在遮蔽物飄移中，攻擊某物，並留下標誌性記號；男子，看向參訪鏡頭的觀眾。

伊莉莎白·賈西亞 (Elizabeth Garcia) 在清晨離開家門，前往墨西哥華雷茲城⁴ (Ciudad Juárez) 的保稅加工廠 (Maquiladora)。她穿著綠色牛仔褲與白色上衣，上衣寫著「加州」。她再也沒有回來。接下來的幾天裡，她的家人接到數通電話。當她們接起電話時，那頭傳來：「Bidi-Bidi-Bom-Bom⁵。」

沒有屍體，就沒有犯罪；沒有空間，惡行無法降落；沒有表演，降落的惡行無法擴充殘響。大量的遺體，甚至刻意與錯誤的證件一同出現，刻畫別緻的遊戲感。表演性，成為暴力空間的懸浮物體，無法定義的人性。房間裡，有許多線條，每一條，都可以成為新的精神軌跡。線條得以重組，華雷茲城可以組裝為遠勝於北美任何城市的最大工業劃用不動產聚集區域；花園、流水、泥土幻化的造景，可以成為將人類活動分門別類的閘口，我們在不同的視角裡，成為略為突起的曲線、圓弧或是方正噴泉。

我們在黑話機構與吉娜·亞里茲珮 (Gina Arizpe) 相遇，會面前，我在路易斯·巴拉岡 (Luis Barragan) 的住宅附近迷路許久；他說，巨大的窗戶下，還需要方形小洞，以免房間中風；在領導員說完，高起的廊道，唯一只有巴拉岡得以使用，五分鐘後，我就意外地從廊道離開。吉娜描繪華雷茲城的每間廠房旁，都有一大片棉花田，用來提供原料。而那些讓人在四、五點時穿越棉花田的道路，成為北美貿易協議、戰爭機器、犯罪機器與原料，同時降落的祈禱點。吉娜正在搜集路上隨處可見的招貼，「女性、十六歲以上，無經驗可」。她搜集了上百張，並且前往沒有任何辦公感的小房間報到，男子勉強地建議她下次再來。她大笑說，「如果我沒有回來，請報警。」如此的行動感，讓我留下印象；好比，她在畫廊以棉花織布，直至畫廊的玻璃窗再也不見身影。的確，這是在國會、政黨與軍隊心中，已失蹤的城市。

我和貝絲隔天在灰橘色的廢棄住宅群裡，找到一間房，為二十名警衛試鏡。我的樣子介於乖巧、有禮、聰明與傻氣之間，直挺挺地微笑站在大家面前，像是坦率樂觀的替代役成

⁴ 一九六〇年代，墨西哥聯邦政府創造國家邊境工業化計畫，運用外國資本快速成立保稅加工廠區域，此類工廠提供大量廉價勞力，並頻繁違反人權，進行徹底剝削，直至一九九五年，華雷茲城每日移入三百名新到客，全城則維持二十五萬名流動、短暫的住客。塞爾吉奧·岡薩雷斯·羅德里奎 (Sergio González Rodríguez) 的《女性殺害機器》 (The Femicide Machine) 如此描述，「邊境，或稱策略衝突之區域，因其集體遷徙的特性，成為多孔 (porous)、柔軟 (ductile)、可運載 (vehicular) 與流動之地。」而橋、城牆與垃圾堆則成為華雷茲城存在的象徵。邊境之橋運送勞動力、槍枝與毒品；城牆暗指政府貪腐、有罪無罰 (impunity) 與基礎設施的失敗；而垃圾堆則成為在尚無日光狀態下穿越龐大工廠地帶而遭殺害的女性之最後現身地點。女性殺害一詞與華雷茲城密不可分；美國、墨西哥雙邊利益與非法黑道活動，成為捲動女性殺害的推手。

⁵ 據信，電話來自殺害者，而電話內傳來的則是墨西哥著名流行歌手賽琳娜 (Selena) 的名曲。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賽琳娜遭殺害，年僅二十三歲。

員，也像是奇怪的導演。每個人都與我用力地握手，站在遺棄的恐龍海報前拍照。打字員的鄰居，一名保全公司老闆，熱情地說會為我們招募公司裡的上百名男性。雖然如此，打字員也總是謹慎地準備墨西哥烈酒前去送禮，每當這種時候，我更會像是沒有什麼解決問題能力地坐在機構裡面。男性保全，成為我們最好的畫面。

打字員說，週日的巷口，會有一家人表演吞火、拋接物品，全身銀色。我想像其中一個場景，是魔術家庭的凝視，父親在鏡頭前方噴火，鍛鍊營生。我們討論數次，如何與他們攀談。貝絲與打字員，非常確信此地的界線。我們住在圍牆之內。唯一的墨西哥人貝絲負責交涉。數週後，父親勞爾（Raúl）轉告，媽媽認為，讓小孩進入房子太危險。「另一個女孩正是如此，沒有回來表演。」

每一個空間都給予它的成員時間和興趣，提供了他們一個世界。簡言之，每個空間都有涵蓋一切的傾向。它們經常具有實體的阻絕物，像是深鎖的大門、高牆、電柵、崖壁、水流、森林甚至是荒野⁶。房子一詞，可能帶來多面想像。人類的遺體，可能與錯誤的證件出現，但是大費心力造假空間功能的例子，似乎少見。透過玻璃窗觀望一事件、地板連接按鈕並足以瞬間開啟、牆上有可纏繞繩子，並且承受高強力道的鐵環；無法停止的日照感；維持流動感，並且讓進入者可快速選擇單一區域，進行交涉事項；讓少數受選擇對象得以同時間面對廣大對象，並闡釋意見；具有雙向高起的柵欄舞台，權威對象與受處置者進行交流詰辯；穿越身份一致者的寬闊區塊，並進入所隸屬科別之封閉區域，進行活動；身份一致者進入等同面積的區域，將身體平坦放置。

中文對白文稿

／使用於台北藝術節《圖書室錄音》

內容／此段落為暗示聽者想像集體意識之存在，想像集體政治實體的定義。

口白配音／李奧森

文本／李奧森

翻譯／邱筱涵

想像牆壁上有電影 電影裡有25個座位

⁶ 此段引自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之《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但將其句中的「全控機構」改為「空間」。

催眠指引 想像集體被催眠

想像你正被催眠

被催眠的你 停下來 看電影 和 自己

你身上留下很少的線條

催眠師不可能催眠你 他說的意思是

一二三 你必須清醒 你不可能被催眠

Imagine a movie playing on the wall.

In the film there are 25 seats.

The hypnotic induction leads subjects to imagine being collectively hypnotized. Imagine yourself being put into a trance.

Amid the hypnosis you stop, watch the film, or watch yourself.

Very few lines remain on you.

The hypnotist has no way of entrancing you.

What his words mean is:

One, two, three, you must wake up.

There is no way you could be hypnotized (in a low voice).

英語對白文稿

／使用於台北藝術節《圖書室錄音》

內容／此段落為暗示聽者想像集體意識之存在，想像集體政治實體的定義。

口白配音／Marcos Luytens

文本／ Marcos Luytens

As you finding yourself here now in the space,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the sounds, the sounds of my voice as they move and

dream and drift around here - perhaps you can imagine yourself to

be here, or perhaps be somewhere else, and in being somewhere else you begin to realize you are no longer here, or perhaps alternatively the you that was here just a moment ago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my voice is no longer here in this moment, just as the you that now listens will be replaced in another moment by a future version of yourself - or perhaps I should say myself as these words I am listening to inside my head relate to an entity I call myself, or perhaps I am somewhere between the you the voice refers to and the me that processes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 or maybe it's just about dissolution - about dissolving as you're there now, sensing yourself becoming diluted, transparent, dissolving at all levels of time and space until all that is left here is that disembodied voice floating, dreaming and drifting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this space, this place, this pace. And all that is left is here is that disembodied voice floating, dreaming and drifting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this space, this place, this pace.

Perhaps you sense you sense the orientation of these sounds - the north, the south, the east, the west, a feeling inside of migration, of

movement, of direction, the color of place and the color of
movement, the sound vanishing into space. Perhaps the sound
vanished into the blue approaching into the warmth of your pulse,
vanishing, or approaching, radiating a centrifuge of sound - moving,
dreaming, and drifting through the channels inside through the
cochlear spirals of the inner ear - a bony labyrinth within a set of
spirals, the fluid chambers coursing through the canals, spiraled,
hollow, conical receptor of sounds of sounds of sou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perhaps you have this overwhelming desire just to
disappear, vanish from your life, fade away,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and drift
in to the void and whenever you are ready now I' m going to
count down from 3 to 1 and when I reach 1 you will begin to feel
yourself dematerialize 3, 2, 1...

粵語對白文稿

／使用於台灣美術雙年展現場展出影片《Murmuration》（影像名稱暫定）

內容／此段落發展至香港反送中事件中的理大逃亡一事。

口白配音／Albert Garcia

錄音師／羅皓博

文本／李奧森

沒有屍體，就沒有犯罪；沒有空間，惡行無法降落；沒有表演，降落的惡行無法擴充殘響。表演性，成為暴力空間的懸浮物體，無法定義的人性。

毛束、毛屑、纖維屑、有翅昆蟲、無法定義、沒有面目的群體，瞬間飛升。

絨毛的飛行，僅有百萬分之一秒，算是非常細微的飛行。

人群在地底形成了蛇狀結構。

毒氣、昆蟲、甲由、油脂、污泥、惡魔在耳內移動，我們是地底的絨毛。

花園、流水、泥土幻化的造景，可以成為將人類活動分門別類的閘口，我們在不同的視角裡，成為略為突起的曲線、圓弧或是方正噴泉。

潛渠、負傷、失手墮地、逃亡、逃軌、滅絕；全境黑暗中的移動⁷。

雲，是鳥的專長；鳥不像蒼蠅那樣在房間裡長大。

我們 從未學會飛行。

For whoever owns the soil, owns the sky

⁷ 歷史發生當下的暴力如同處於全然黑暗的狀態，無法詳實紀錄，無法確切掌握。我們僅有消失的名單，透過空照圖，知曉暴力處置機構；透過浮上水面的屍體，得知死因無法確認的名單。